



有种爱情
痛彻心扉

09 原来是校友

了一声：“师姐。”
校友的身份迅速拉近了他俩的距离，湛羽明显活泼起来，他上下打量着季晓鸥，歪歪脑袋：“不是说只抢L大的馒头，不碰L大的女生吗？像师姐这样的，应该是国宝级别的珍品吧？”

“那是。”季晓鸥毫不谦虚地承认，“当年我们班男女比例9:1，咱可是人见人爱、魅力不可阻挡啊！”

“哎哟，你们班的女生资源真够缺乏的。”湛羽终于笑出声，露出一点儿白白的齿尖，他有一口洁白的好牙。

季晓鸥望着他，心里不由得一动，眉尖也跟着动了动。

湛羽今年22岁，和季晓鸥二叔的儿子季晓鹏一般大，看上去却缺少这个年纪男生应有的朝气，总像藏着什么心事。

“我问你。”季晓鸥随意拍拍他的手背，完全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小弟弟，“刚才的化验结果是细菌性食物中毒，你今儿都吃了什么东西？L大的食堂还不至于这么糟吧？”

湛羽皱起眉头想了想：“生鱼片。”

“难怪。”季晓鸥恍然大悟，“医生还纳闷儿呢，说大冬天细菌中毒，真是少见。”

湛羽脸上现出点儿羞涩的神情，没有说话。

季晓鸥又啧啧两声：“生鱼片！现在的学生日子都过得这么滋润吗？我们那时候，吃一碗牛肉面就算改善生

活了。”
湛羽翘翘嘴角：“别人请客。”

“哦，别人请客你就甩开了腮帮子吃？你傻啊你？”季晓鸥毫不客气地数落他，“身体不是你自个儿的？你昏过去那会儿你知道有多吓人吗？小脸儿白得像纸一样，一点儿知觉都没有。我那会儿都被吓得心跳过速了。”

湛羽小声哼哼：“我也没吃多少。”

“得，打住吧。”季晓鸥说，“我要是相信你，郭德纲和周立波都能同台演出了。”

见湛羽身体情况稳定，季晓鸥便将医嘱向他交代清楚，收拾东西准备离开。

她最终没能联系上湛羽的家人。不知为什么，提起他的父母，湛羽就目光闪烁，说晚上没人在家。季晓鸥以为他有忌讳，比如不想让外人获得家庭信息，多少有些不高兴，但没有生气。毕竟彼此萍水相逢，说起来湛羽还是个大孩子，自我保护的心思重一点儿，不算过分。

那份医药费清单却让湛羽十分尴尬，季晓鸥一共垫付了2800块钱，可他翻遍衣兜，一共才找出200多块钱。

“姐……”捏着薄薄几张钞票，他可怜巴巴地望着季晓鸥。

“算了算了……”湛羽的眼神极具杀伤力，竟然令季晓鸥感觉抱歉，像欠了他什么似的，“明儿联系上你父母再说吧。我先走了，明天有时间就来看

你。你要听医生的话，按时吃药、按时休息啊。”

湛羽乖乖地点头，他那密密的睫毛垂下来，挡住了乌黑的双眸，也遮住了他不安的眼神。

二月的北京，尽管节气已经过了雨水，夜晚的寒风依然很冷。等季晓鸥拖着疲惫的身体赶回家时，已经是夜里11点了。

向来早睡的季家二老居然还坐在客厅里看电视，明显是在等她。见她进门，季妈松了一口气，却稳稳地坐着，只当没看见她。季爸心疼女儿，无视老伴儿不快的眼神，去厨房把晚饭热了端出来。

“快来快来，趁热吃！”他招呼季晓鸥，“有你爱吃的锅包肉。”

一听到“锅包肉”，季晓鸥立刻扔下大衣，几乎一头扑在桌子上。

这是她今天的第二顿饭，饥肠辘辘的季晓鸥筷子下得飞快，那副明显饿急了吃相，不由得勾起季妈的心病，她假装的淡定不翼而飞。

“你看看你！”季妈向来哪壶不开提哪壶，“哪家的姑娘像你一样，天天三更半夜才进家门？没有周末，没有节假日，钱又没挣多少，当年你要是听话上了医学院，哪儿会像今天。医学院招生的负责人我都替你打点到了，你倒好，自作主张！你说说，哪回不听父母话，你有好结果的？”

（摘自《最初的相遇 最后的别离》舒仪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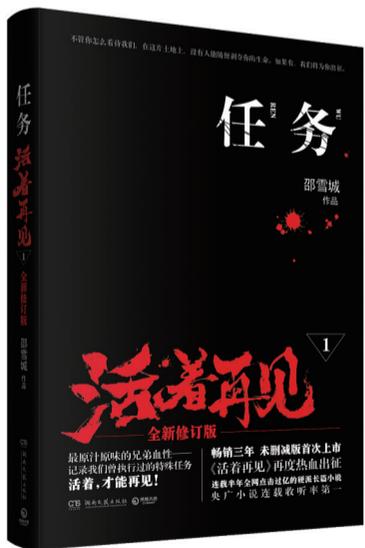
迎着湛羽疑惑的目光，季晓鸥伸出手：“握个手吧小师弟，我叫季晓鸥，化工系九九级的，跟你同校不同系，是你师姐。”

湛羽眨眨眼睛，看着她没有说话。

回想起大学四年的往事，季晓鸥不由得微笑起来：“你们男生周末还去R大蹭人家的舞会吗？四食堂的春卷和桃酥，唉，毕业这么多年，想起来还是直流口水。”

湛羽戒备的神色逐渐消失，脸上现出一些笑意，他握住季晓鸥的指尖，叫

21 机场蹲守



铁血男儿
卧底妻窟

齐林：“公安部？你是公安部的？”

齐林“嗯”了一声算是回应。

我笑笑说：“我不归你们管。”

齐林有些尴尬，回头看看我，见我并没有好脸，说：“你们上级知道，这次行动由宁志指挥，有些问题，还是让他给你解释比较好。”

我嘴角一抽，像看叛徒一样看着宁志，说：“首长吉祥。”

宁志没理我这茬儿，他异常严肃地看着我说：“跪安。没什么好解释的，命令是咱们上级直接下达给我的，至于为什么不是老徐来下命令，我想这不是我们该问的。你还有问题吗？”

他看看手表，又看看我，从口袋里摸出一部军线手机丢给我：“要不？你自己给老徐打个电话？”

看到那部手机，我傻了。这种军线手机只有领导级别的人才有，徐卫东有一部，宁志居然也有了。我突然觉得自己像是一个置身于某件事之外的傻子，具体发生了什么，所有人，包括邻居家的那条狗都明白，只有我还被蒙在鼓里。

我拨通徐卫东的内线电话，响了两声后对方接听，徐卫东低沉的声音传来：“嗯，说。”

我一时间哑了，徐卫东不耐烦起来：“说话。”

我只好硬着头皮说：“是我，秦川。”

徐卫东迟疑了一下，说：“嗯，这个案子由宁志指挥，有什么话回来再说。”

他沉默了一下，又说：“先这样吧。”然后，他挂断了电话。

我收起电话，盯了宁志一会儿，说：“我没问题了，您尽管吩咐。”说这话时，我的鼻子有点儿酸，我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事，而且远在我想象之外。我是在特案组高速运转的离心力下被甩开的一颗可有可无的螺丝钉，被抛弃在空中，不知道将落向何方。这一切就发生在我热血沸腾地想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之后。

这种从九天到深渊、从炽热到寒冷的转换极像我孩提时代的一个噩梦，梦中的我与母亲被陌生人群冲散，我想大声哭泣，却怎么也发不出声，我看到貌似熟悉的面孔，可那些面孔只是冷漠地对着我。

我觉得好冷、好饿，孤独如同一只猛兽在阴暗处觊觎着我的血肉。

宁志的手搭在我的肩膀上，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和以前的任务一样，我们面对的都是穷凶极恶之徒，我们的目的是铲除这些人。我不知道这次是害你还是帮你，无论如何，我只希望咱俩能并肩作战，至于谁指挥并不重要。”

这时，有件事我有点明白了，就是无论我怎么安慰自己，无论徐卫东怎么为我开脱，在上一个任务中，我的确失败得很惨。既然失败了，就一定要为此付出代价。

冷静地想想，此刻我就是个配合

公安部门围歼逃犯的普通战士。我只是接受不了因自己的无能，才从特案组探员到一个普通战士的变化。

我做了一个深呼吸，给宁志挤出一个微笑，说：“提要求吧。”

宁志说：“活着。”

车内再没人说话，我觉得气氛被我搞得有点儿别扭，于是开玩笑地说：“那我活着回来有什么好处？”

宁志冷冷地看着我说：“我升官呗。”说完，他转头哈哈大笑起来，笑声分外刺耳。我没忍住，狠狠地给他的肚子来了一拳，刺耳的笑声戛然而止。宁志忍着疼挺起腰，说：“别他妈闹，我说真的，上面说人员伤亡不能超过1.5个。”

“1.5个？”

这次车内彻底安静了。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说：这次行动，我们3个人，有1个人回不来是正常的。

我们坐在行李传送台后巨大的监视屏前，守着这个身上背着4条边防武警的命、估计还会加上我们其中1个人的命的姑娘，身边蹲坐着我们“同行”——3条个头不大、不知道是什么品种的警犬。

按照指令，警犬们开始挨个儿嗅着传送带上的行李，摇头摆尾还伸着舌头，怎么看都觉得它们在对你笑，这种工作态度让我觉得很不可靠。

（摘自《任务：活着再见1》邵雪城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）

我说：“要不要跟老徐打声招呼？”
不等宁志说话，齐林抢着说：“这次行动我们3个人只向部里下命令的那位领导负责，对其他人全部保密，另外，此次行动由宁志指挥。”我看了一眼开车的司机，齐林忙说：“我们的司机都是聋子、哑巴。”

我冷笑了一下，说：“你刚说什么部？”

我又看了一下那纸命令，其实我早就看清上面的红戳是公安部的，故意问